

# 灯火里的年味

范淑文

腊八刚过，府东街的树梢便挂满了串串红灯笼，早早扮出了年的喜庆。夜色降临，灯笼愈发耀眼，枝干上密密实实、挨挨挤挤，满树“繁花”亮过路灯，红灿灿映着宁静夜空，为冷冽冬日添了亮色，奏响了过年的前奏。

元宵节，是年的尾声，亦是团圆的收尾。北方人对元宵再熟悉不过，形圆色白，糯口香甜，咬一口唇齿留香，余韵悠长。吃惯了买的元宵，有一年我心血来潮，试着自己做元宵。备齐糯粉、桂花、玫瑰与白糖，揉搓腌制好馅料，还特意买来高粱秆编的大簸箕，学着“老鼠窟”的“六蘸六滚”古法来做。三滚两滚，元宵模样初见，我满心欢喜，盼着家人夸赞。可煮熟上桌才发现，碗里的元宵早已化入汤中，成了浓稠的糯米汤，只剩几颗有骨感的馅儿孤零零卧在碗底。我心里很忐忑，家人却笑着打趣，说这是咱家元宵节独有的特色“元宵汤”，我捂着嘴，尴尬又暖心地笑了。

孙女上幼儿园时，进入腊月就张罗着要做灯笼。她爸妈嫌麻烦，说买一个省事，她爷爷却笑着应下：还是自己做，让孩子感受一下制作过程。于是，找来了木棍、细铁丝，平时看着不起眼的纸盒，却是做灯笼的宝贝。他制作前画了草图，再按图施工，将四根木棍量好尺寸锯成等长，边角料便用来做边框和内衬。看着爷爷铺了满地，小孙女一会儿递改锥，一会儿扶木棍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我劝她坐着看别添乱，她乖巧点头，眼睛却一直盯着爷爷的每一个动作。螺丝固定内框，裁纸糊面，每一面中间都掏空镶上“福”字，一盏专属灯笼便成了。孙女提着灯笼绕屋跑，逢人就显摆，眉眼间满是藏不住的欢喜。

这些手作的痕迹，也许笨拙，却让节日的温度真切可触。在告别旧岁的仪式里，那份自然流淌的欢笑与期盼，或许正是我们对于新年，始终如初的寄托。



清斋花实(国画) 张春燕 作

## 团团圆圆过大年

梁建军

过大年，是举家团圆，举国欢庆的日子。年味渐浓，妻子便开始忙碌，盘算食材的采买，规划走亲访友及待客的安排。

大年初一，是我们兄弟四家人团聚的日子。父母在世时，每年初一我们就早早到了父母家，父母张罗着初一的团圆饭，给孙辈们的压岁钱，一家其乐融融，好不热闹。十多年前，父母相继离世，作为长嫂的妻子就挑起了团聚兄弟们的担子，初一弟弟一家来我家相聚，也成了我们新春里最隆重的头等事。为了迎接弟弟及家人们，初一我们要早早起来收拾房子，准备干果，备好侄孙辈的压岁钱。上午十点多，弟弟、弟媳、侄儿、侄媳、侄孙就陆续到了。

头几年，团圆饭都在家中张罗，热闹又暖心。年岁渐长，体力不如从前，日子也愈发宽裕，便把午餐安排在了饭店。去年，妻子在附近饭店订了两桌，一桌是我们兄弟十几口人，另一桌是妻子太谷的表妹、表弟两家人，他们来太原看望伯母，顺带来我们家拜年。妻兄得知后，又嘱托妻子多订一桌，三十多人济济一堂，推杯换盏，闲话家常，满室皆是喜庆暖意。

饭桌上，我们老一辈唠家长里短，互问安康，追忆长辈在世时的逸闻趣事，感念他们的教诲与疼爱；子侄辈正值年富力强，皆是单位骨干，聊的多是工作上的事情；孙辈们却是嬉闹，要好吃的，活跃了氛围。

午餐过后，大家一起来到家里休息，意犹未尽的话题延续开来。我忙着给大家找拖鞋，儿子儿媳摆桌搬凳、沏茶倒水，家里常备的20多双拖鞋和塑料凳派上了大用场，宽敞的客厅瞬间变得满满当当。妻兄笑着说：“平时看见你家挺大的，现在感觉还是小。”是啊，平时人少客厅还有些空旷，人一多就显得满当了。侄孙辈是人越多越兴奋，一会踩在沙发上，一会光着脚在地下跑着跳着叫着，撒着欢，感受地暖的温润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红包是新春的仪式感，孙辈和新媳妇、新女婿的份例一份不少。妻子把备好的红包一一递上，孙辈们接过便欢呼雀跃；二弟家的新媳妇、妻兄家的新女婿略显矜持，几番推辞后，也笑着收下，连连道谢。

天色渐暗，太谷的表妹、表弟要回去了。随后妻兄妻嫂们也陆续告辞，留下弟弟、弟媳一起用晚餐。晚饭简单却丰盛，荤素搭配恰到好处。收拾停当，众人畅聊至深夜十点多才意犹未尽地散去。

虽满身疲惫，但感觉却满是欢乐与幸福。

看着阳台上红红的灯笼，看着窗外五彩夜景，心头暖意翻涌：过年真好。

## 年画渐远 年味未变

赵志峰

“腊月二十八，打糕蒸馍贴花花”，贴年画是中国传统年俗。年画起源古代门神，北宋成形、明清盛行，随着印刷技艺发展，神话、历史、戏曲等内容不断融入，这门民间艺术既藏着新年祝福，也映照出民间风俗与信仰，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期许。

那伴随着我们走进喜气洋洋新年里的年画，曾经是那样光鲜亮丽，不可或缺，它们是每户人家心目中的客人，让人小心呵护、礼爱有加，惟恐稍有不慎弄脏了、毁坏了。腊月里忙得昏天黑地，一锅一锅蒸东西，馒头蒸完蒸米桃（米面包上豆馅蒸的吃食），蒸肉蒸完蒸丸子，反正家里那口大锅歇不下，大锅歇不下，屋子里就总是热气腾腾，所以总得等到这些事情忙完了，差不多腊月二十三了，才扫家，才糊窗户纸，然后母亲就会念叨一句：噢，还没买年画呢。

于是，我们弟妹几个攥着母亲给的两块钱，撒欢跑到供销社，对着花花绿绿的年画反复挑选，算着家里的墙面、问清价钱，斟酌再三才捧画回家。一进家门，全家人都来瞧瞧，指指点点，这个说这幅《大胖娃骑鱼》好，那个说那幅《猛虎下山》妙，还有的说还得数《黛玉进府》……还没看够，还没说完，母亲就把画收起来，说操心别扯了。说着，她就用旧报纸包起来，放到没人动的小南房里。

腊月二十七，家也打扫了，吃食也蒸完了，就欢欢喜喜贴年画。父亲带着我们弟妹仨，一个拿画的，一个端糨糊的，一个站远处看上下左右是不是端正的，父亲则把画仔仔细细贴墙上。年画一上墙，家里亮堂了，人心里也亮堂了，家里就有个过年的气氛了。最初贴上年画的那几天，有事没事就往墙上瞅，一瞅就有丝丝缕缕的欢喜往心里钻；晚上临熄灯前，也要再瞅一眼，

怎么看也看不够。

50多年过去了，贴年画的年俗却始终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。只是如今贴年画的人家越来越少，我家亦是如此，新家与母亲的老屋，都再未张贴过年画。细想缘由，一来是各人喜好不同，有人爱年画、有人喜字画、有人偏爱素净墙面，本就无分好坏；二来是时代变迁，过去精神文化生活相对贫瘠，年画格外珍贵，而今各类文化追求层出不穷，年画不再是新年“标配”，也成了情理之中。

这般变化无需惋惜，年味从未消散，只是换了模样藏进烟火日常，快乐幸福，足矣。



本版图片来源：百度网